

芬兰瑞典两国递交入约申请,后续影响令各方高度关注——

北约“北扩”恶化欧洲安全局势

■ 许海云 侯新立

军眼聚焦

5月18日,芬兰和瑞典驻北约大使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仪式上,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递交了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申请后表示,北约将尽快评估申请,并考虑两国通往北约之路的下一步行动。

在分析人士看来,北约一旦吸纳两国实现“北扩”,将加剧与俄罗斯的对立,加速欧洲政治与安全分裂,增加地区安全风险。

动机缘于多方考量

表面上看,芬兰与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是为了寻求北约的安全保护,但这只是表象,背后的动因相当复杂。

两国看似突然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西方价值观外交鼓动下做出的举动,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安全考量。芬兰与瑞典的中立地位,曾给两国带来巨大的政治与外交红利,使其在美苏冷战中得以独善其身,既避免参与纷争,又成就了独特的福利国家制度。而俄罗斯也一再声称,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旨在去纳粹化,促使乌克兰中立。芬兰与瑞典并非俄乌冲突的当事国,同时也未受到威胁,却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不惜冒着与俄罗斯决裂的风险执意加入北约,这样的决定并非一时兴起。

欧洲地缘政治变化是两国申请加入北约的重要原因。北约连续五次东扩,打破了欧洲的地缘战略平衡,使欧洲政治与安全天平不断向西方向国家倾斜。而俄乌冲突的持续蔓延,亦成为芬兰与瑞典不断靠近北约的助推剂。

政客的操纵与媒体的恐吓,也导致两国民意发生较大的变化。受政治操演的影响,同时也因西方媒体对俄罗斯持续抹黑、负面宣传甚至恐吓等,芬兰76%的国民支持加入北约,瑞典50%的国民支持加入北约。这种民意变化构成两国改变中立地位的社会民意基础。

增加地区安全风险

芬兰与俄罗斯之间陆地边界约1300公里,其一旦加入北约,直接的后果是,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陆地边界长度将几乎增加一倍,波罗的海将成为“北



约内海”,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北极地区将处于北约国家包围之中。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会对俄构成直接威胁,但也指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在两国领土上的扩张必然会引起俄方回应。一旦两国成为北约遏制俄罗斯的前沿,俄罗斯必将会部署重兵应对,甚至将芬兰与瑞典设定为战略威慑目标。

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将加剧欧洲地缘政治竞争。此前,芬兰、瑞典与北约已经开展了密切的军事合作。芬兰和北约在后勤支援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并多次参加北约举行的联合军演。芬兰还决定大规模购买美国F-35战斗机。两国放弃中立地位加入北约,不仅使有关军事合作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将自身置于俄与北约的战略博弈中。目前,俄罗斯已停止向芬兰供电供气,未来不排除出台更多的应对措施。

更重要的是,两国此举将激化欧洲的紧张局势。当下,北约与俄罗斯彼此不断逼近,渐呈短兵相接之势。双方既会围绕俄乌冲突展开战术角力,各自加大军力、财政以及武器装备的投入力度,还可能在俄芬边境等更大的战略区域开辟新的角力场,围绕未来欧洲地缘战略结构等展开战略博弈。

入约之路仍存变数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期多次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北约将欢迎并确保迅速接纳它们。然而,在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两国入约之路仍然存在变数。

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但北约内部近日接连传出了不欢迎的声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5月18日表示,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不会同意任何可能危及北约组织和土耳其自身安全的北约扩大行为。他表示,芬兰和瑞典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这与两国寻求加入北约的初衷“不一致”。按照土方的要求,芬兰和瑞典在寻求加入北约时必须停止对库尔德工人党等的支持,并解除对土耳其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

反对两国入约的不只是土耳其。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日前表示,土耳其的做法是在“展示如何为国家利益而战”。他还称,除非波黑修改其选举法,使该国的克罗地亚族更容易当选地方公职,否则他不会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

约的申请。

此外,还有一些北约国家担心,鉴于芬兰、瑞典与俄罗斯有过不少恩怨,两国加入北约后很可能会使相关国家被迫承担“集体防卫”的义务。芬兰与俄罗斯在领土方面存在纠葛,其加入北约后对俄心理优势将得到增强,甚至可能实施外交与军事冒险。同时,随着战略环境的恶化,俄罗斯也可能对芬兰等国实施军事牵制和威慑行动。这都将增加发生冲突的危险。

事实上,就连两国内部以及美国对芬、瑞加入北约都有反对的声音。芬兰教育部长、左翼联盟主席莉·安德松5月12日发表文章说,芬兰加入北约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曾在北约驻德国部队任职的美军上校丹尼尔·戴维近日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没有迹象表明瑞典有被入侵的风险,相反,成为北约成员国会增加风险。”

芬兰与瑞典一旦加入北约,不仅会加速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分裂,还会推动欧洲加速形成类似冷战时期的集团对立局面,这对于欧洲和平与发展绝非好消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上图:芬兰军队XA-180装甲车参加北约演习的场景。 资料图片

北约不断扩大域外存在、强化亚太伙伴关系关系的举动,与其所标榜的防御性联盟的性质背道而驰——

强化亚太军事存在害人害己

■ 段挺

一段时间以来,北约与一些亚太伙伴国频繁展开多种形式的军事互动,持续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特别是在俄乌冲突持续不断、欧洲安全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北约强化亚太伙伴关系的一系列举动,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引发地区国家强烈担忧。

持续进行渗透,提升军事交往层级

虽然北约撤军阿富汗对其形象造成巨大冲击,但其不仅没有停止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与亚太伙伴国的政治军事联系,不断拓展军事合作的机制和形式,呈现出“小步快跑”的趋势。

为体现重视程度,北约显著提升与亚太伙伴国的军事交流层级。2020年首次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显示出北约提升与亚太伙伴国政治军事联系的意愿。尤其是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提出加强伙伴关系后,北约通过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形式,大幅推动与亚太伙伴国的高级别军事交往。今年4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访问韩国,与韩国国防部和韩军联合参谋本部高级官员,就深化双方伙伴关系和安全合作展开磋商。5月召开的北约国防参谋长会议,也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国参加,共同商讨新版联盟战略概念、亚太安全形势等问题。

为拓展合作深度,北约不断扩大与亚太伙伴国的军事合作。

在传统安全领域,北约着力加大与亚太伙伴国联合演习的力度。在美国的鼓动和要求下,以英、法、德为代表的北约欧洲成员国,派遣海空军事力量与亚太伙伴国展开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尤其是2021年,以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旗舰的英、美、荷多国海上编队,在亚太地区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动态部署,并与多个亚太国家军队展开海空演训。

在新型安全领域,北约不断加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协作。北约不仅邀请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参加代号为“锁盾”的全球最大规模网络攻防年度演习,还吸收韩国加入北约下属的“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此外,北约还于2021年帮助蒙古国建成蒙军网络安全中心,并向其提供专业设备与人员培训。

谋求前沿存在,多方介入亚太安全事务

北约于2020年底发布《北约2030:团结面向新时代》战略倡议,提出应进一步加强与亚太伙伴国的安全合作。今年6月,北约将出台新版联盟战略作为顶层战略指导文件,强化亚太伙伴关系或将写入其中。这不仅反映了联盟内外多方博弈平衡的交汇点,更折射出北约谋求塑造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意图。

一方面,作为北约的盟主,美国出于维持自身霸权和“印太战略”布局需要,竭力推动北约迈向亚太,企图在欧洲盟国与亚太盟友、伙伴之间形成横向交叉支撑,从而实现盟国资源的深度整合与高效利用,助力自身赢得所谓“大国竞争”。

另一方面,出于服务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北约主要欧洲成员国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关注,但限于自身力量不足,因此意图借助联盟平台增加自身在亚太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北约深化与亚太伙伴国的军事合作,意图为进一步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创造条件。由于远离亚太,北约迫切希望按照“联盟实力+伙伴地利”的组合方式,依托亚太伙伴国支撑自身前沿存在。

在情报信息和态势感知方面,通过伙伴关系的机制化保障,北约可与伙伴国在信息数据、侦察情报、态势融合等方面实现高水平合作,甚至共同构建情报侦察监视信息网络,保证北约对相关态势的实时掌握。

在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方面,北约将在亚太地区寻求获得更多的前沿基地支撑,并通过签署相关协定,为其在亚太保持军事存在和运用军

事力量提供便利。在一体化互操作协同方面,北约将通过技术标准、流程规范、装备援助、人员培训、联合演训等惯用手段,提高盟国部队与伙伴国部队在指挥控制和行动协同等方面的一体化水平。

战略利益不一,美欧存在巨大分歧

北约不断扩大域外存在,强化亚太伙伴关系关系的举动,与其所标榜的防御性联盟的性质背道而驰。需要指出的是,此举不但不能巩固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可能动摇和削弱其联盟根基。

强化亚太伙伴关系势必分散联盟资源和注意力,可能加剧美欧分歧。北约内部在安全威胁判断上,长期存在分歧和争论。美国虽然声称坚定保卫盟国安全,但却持续施压欧洲盟国与其一道加速迈向亚太。多数欧洲成员认为,俄罗斯对联盟的集体防御构成更为严峻的威胁。如果欧洲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欧洲成员国或将既无意愿,也无资源持续跟美国推进北约的亚太伙伴关系建设。届时,因战略利益不一致而引发的美欧矛盾将再次浮现。

不断涉足和插手亚太安全事务,进一步暴露北约所作所为的严重危害。北约持续东扩引爆欧洲军事冲突和地缘政治对抗,域外干预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长期动乱,所到之处祸乱一片。事实证明,北约强化亚太伙伴关系的实质,就是美国利用和牺牲盟友与伙伴来满足一己私利。亚太各国应对北约保持高度警惕,防范其在亚太地区制造和挑起新的冲突对抗,给地区和平与全球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和破坏。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下图: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资料图片



军眼观察

“伙伴国”折射北约扩张图谋

■ 段挺 李杰森

长期以来,北约在不断扩大成员国数量的同时,还建立和发展出多种伙伴关系网络,如“和平伙伴”关系、“地中海对话”关系、“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关系、“全球伙伴国”关系等。这些固定机制的伙伴关系,折射出北约不断扩张、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其中,“全球伙伴国”关系的合作对象,主要分布在远离北约防区的亚太,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北约安全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约逐步走出欧洲—大西洋传统防区,展开域外军事干预行动。为了得到有关国家的支持与配合,北约开始以“联合国”机制发展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北约全球危机干预战略成型,将“危机管理”和“合作安全”作为联盟核心使命,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与伙伴国家的联系,增强北约在危机管理方面的作用,并由此提出“全球伙伴国”关系的概念。

2011年,北约出台相关文件,阐述了发展“全球伙伴国”关系的优先领域、主要途径和接触方式,“全球伙伴国”关系自此进入机制化发展轨道。迄今,北约已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蒙古国、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哥伦比亚9国建立起“全球伙伴国”关系,并按照一国一策的方式,同相关国家展开具体合作。

北约与韩国加强网络勾连

■ 陈向阳

5月5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北约网络中心)宣布,接纳韩国、加拿大、卢森堡为正式成员国。韩国由此成为该中心首个亚洲正式成员国。

北约网络中心是北约于2008年5月以“防御俄罗斯黑客”为由,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建立的网络安全机构,主要目的是增强成员国网络技术、战略、实战、法律四大领域的研究、训练与合作。北约于2012年邀请韩国加入安全对话合作机制下的“单独伙伴与合作项目”,重点推进网络安全防范、反恐、生化放射防御等安全合作。韩国于2019年7月申请加入北约网络中心,并连续两年参加该中心主办的“锁盾”大规模网络演习。

2020年,北约首次邀请韩国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企图进一步拉拢亚太国家,展现联手威慑俄罗斯的态势。今年4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支持北约加强与日、韩、澳、新的军事合作。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也于同月访韩,讨论推进“实质性”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乌克兰局势等问题。

于韩国而言,这一举动背后也有多重考量。一是提升网络安全能力。韩国虽然拥有LG、三星等国际顶尖互联网企业,但直到2018年才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网络安全能力有待提高。韩国舆论认为,韩国政府、军队、企业和个人均面临朝鲜黑客攻击的威胁,但其网络安全与报复能力严重不足。韩国加入北

约网络中心将有助于学习其网络危机应对程序和办法,进而强化自身网络安全能力。

二是参与网络安全标准制定。在韩国看来,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美欧网络安全标准将严重影响数据跨境流动,进而影响韩国对外贸易。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韩国参加北约的网络训练和研究,将有助于韩国提升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此外,韩国还刻意强调首个亚洲正式成员国身份,似乎在暗示其已经“得到认证”的网络安全能力要高于日本,有能力主导亚洲网络安全标准制定。

三是增加外交安全筹码。韩国认为,朝鲜核武器水平持续提升,俄罗斯等国与美国的博弈日益激化,对韩国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因此,韩国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实现安全伙伴多元化,强化对朝鲜的战略威慑,扩大在俄、美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

近日有消息称,韩国正在考虑总统尹锡悦出席6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事宜,以深化韩国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北约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韩国的战略重点是朝鲜半岛。在网络安全之外,北约与韩国的合作将走向何方,对地区安全稳定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观察。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